

穹頂下的慈愛

李崇仁

世界上很多地方你不但沒有去過，甚至從未聽過，更不會認識住在那裏的人。這些地方在你之前早已開發，在你之後仍然會存在。當地的居民和你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過平淡日子，並不在乎外人前來造訪。終你一生，你可能不會和這些地方及居民有任何連繫。但假和你偶然有機會去到一個陌生地方，與住在那裏的人接觸，你會發覺斯土斯民原來和你休戚與共，血脈相連，你對這地方有相逢恨晚的感嘆。這個暑假我們夫婦二人便有這一個體驗，我們去了台灣頭城。

從前真的不知道有頭城這地方，她是台灣東北部宜蘭縣的一個沿海小鎮，十八世紀末滿清嘉慶年間漢人來到這裏開墾，是宜蘭最早開發之處，故稱「頭城」，主權有爭議的釣魚台列嶼便隸屬頭城鎮行政管轄。在一個炎夏的早上，我們從台北出發乘搭火車，約一個半小時抵達頭城車站。

頭城鎮十分古樸，火車站一帶都是較舊的房子，街道也很狹窄，時光好像在幾十年前已停止了。

行人在街上零零星星的踱步，偶爾有幾名坊眾會停下來，在火辣辣的驕陽下閒聊，看得出他們都很滿意在這裏生活，帝力於我何有哉。

吸引我們來到頭城鎮的，是那一座圓頂的教堂——聖伯多祿天主堂。聖堂建於 1960 年，是當時

從荷蘭遠道來到異鄉台灣傳教的遣使會高德貴神父在自己國家籌款興建的。這座圓頂拱門式的教堂曾經是頭城鎮最雄偉建築物，亦是全台灣唯一的一座圓頂天主教堂（另外有一座圓頂基督教堂在台南），堪稱是頭城鎮的地標。教堂距離火車站很近，走路五分鐘便到了。

我們來到教堂前，看見建築的總佈局呈前方後圓形，雖然是西式設計，卻隱藏了中國古代哲學觀念「天圓地方」的象徵意義。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那仿倣羅馬萬神殿風格的圓頂，其次是三聯拱的門廊，外牆則以簡樸的大型磚塊砌成，沒有奢華的浮雕或聖像裝飾。教堂不算巍峨，佔地也不廣闊。教堂門前左右方各植有一株高聳的椰子樹，這在台灣教堂是很普遍的。

踏入聖堂，看到內裏的面積也不大。我到過歐洲及以色列很多宏偉壯觀的大教堂，相比之下，頭城天主堂顯然細小得多了。然而，這小教堂同樣是恭敬天主的聖殿，亦充滿莊嚴與神聖的氣氛。

而就是因為教堂建於小鎮之內，洋溢著獨特的人情味和親切感，我在踏入聖堂那一刻心中已湧出一股暖流，對這教堂產生了一份莫名的情感。

教堂的祭壇設於圓頂之下，整個祭壇都是圓形的。從祭壇舉目仰望，那巧奪天工的圓頂結構一覽無遺。圓頂的木結構，初建時是採用台灣的檜木材質，但後來教堂重修圓頂時已很難找到本土的檜木，於是改用加拿大檜木替代，這使我和教堂的聯繫又再緊密了。教友座位是在教堂建築物的方形位置，再度符合「天圓地方」的自然規律。我對建築學是一竅不通的，但仔細觀看下，

我也欣賞到教堂的建築設計非常著重軸線突出，比例和諧，對稱均衡，主次分明，真是一所精美細緻的小教堂。沒有天主所賜予的智慧，當年的建築師怎能構建成這樣完美的小教堂。

進入教堂，當然要祈禱。我們來到這公教氣氛不太濃厚的小鎮內，在教堂神聖的穹頂下，深深地感受到天主的尊威和祂的慈愛臨在。生活中真的凡事都需要感恩，是聖神的指引我們才會來到頭城，讓我們聞一聞這裏芬芳的氣息與海風的味道，參觀這別具特色的小教堂。

教堂的後方有一座大廈，是聖方濟安老院，由這聖堂的神父和修女創辦及經營。聖堂大門常開，但神父或修女都不在，依靠隔鄰安老院的職員看管。我們和一位年輕的男職員傾談，知道頭城算是一個小堂區，教友不多，本堂神父由宜蘭五峰旗聖母朝聖地的主任司鐸兼任。這位神父還要負責管理宜蘭縣另一個小堂區，因此他不能常在頭城。這聖堂不是每天都可以開彌撒，即使主日彌撒也經常要找外援神父到來主持，所以在頭城的福傳工作真是困難重重，我們也需要為這堂區祈禱。

有頭城居民說，這間承載六十年歷史的教堂，外觀只是一個容器，內裏裝載很多頭城故事。原來這聖堂的上一任本堂羅文思神父也是荷蘭人，他在這裏服務了五十五年。羅神父上任不久，發覺當地很多母親因為要照顧孩子而不能上班幫補生計，於是他便在這裏興建幼稚園。後來他看見有些漁民缺乏捕魚工具，他便親自回到荷蘭募款購買幾艘漁船，讓漁民捕魚維生。有一段時期小兒麻痺症在頭城肆虐，羅神

父便在鎮上把罹患這病的孩子找出來，帶著他們乘搭第一班火車去台北的台大醫院診治。之後羅神父更創辦了專門照顧小兒麻痺患者的復建院，幫助這些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兩年前羅神父以八十二歲的高齡退休，雖然他一生貢獻給台灣頭城，卻不願因自己的退休而造成台灣人的困擾，故此選擇回到荷蘭。羅神父所行的種種愛德，頭城居民依然津津樂道，不管是否教友，他們或多或少都分沾到天主堂穹頂下的慈愛。

我們在這所小小的教堂徘徊良久，最終也要離去。穹頂上的十字架與及教堂門前的兩株椰子樹給我們送別，椰子樹的婆娑樹影掩不住我們別離之情。抬頭望天，一片蔚藍，烈日炎炎。我們緩緩地去到頭城鎮臨海的烏石港，從這裏遠眺浩瀚的太平洋，讓我們看到最接近的陸地是孤懸海中的龜山島，最遠又是哪裏呢？假如我可以放出一條無極限的長線，它將會橫越太平洋，直抵墨西哥的西岸。我默默注視泊岸的海濤，它們經歷多少艱途最終在頭城的海岸給我遇上？在宇宙的穹頂下，萬物有情，萬物有緣。

